莊子雪

上海千頃堂印行

寓言第五 按此篇即齊物論無有是非無有言說之旨。郭象特舉首二字名篇非莊子自明所著之書。皆寓言也。蓋謂有寓言。有重言。皆如卮之日出有言一如無言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日出和以天倪 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見信自然之分自然則和也。按合全書言之十言而七皆取之九十之外則傾空則仰況之于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新也日出謂日新則盡其

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凡言之出其所然所不然皆有由也由于己意之有然不然可不可耳而要之物本無一定之然不然可不可此段語亦見齊物論說已見彼可互參之

以天倪敦得其久久言曼行也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物同種而不同形禪繼耳即齊物篇道通為一之意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倫類因而齊其是非之論此正所謂休乎天均也

區其倫類因而齊其是非之論此正所謂休乎天均也休以天均即和以天倪也天均齊物論作天均義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孔子與天地合德從心中矩而猶曰加年學易可無大過益雖與天同運而行健有常未嘗不隨年變化也莊子引之謂孔子之行有是無非而猶自見得是非無定可知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人所見之是非皆非有定無容爭辯矣亦即齊物論之意惠子不喻莊子之意以為此孔子常憂勤其志以服行所知故每覺其非而不敢自是也則豈真是非弗定乎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此莊子曉之曰爾所云勤志服知乃學者之事孔子固已謝絕之不必從事於孔子初未嘗自言其有是而無非者益有深意焉吾試與子參之

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蘧也逆立定天下之定吧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孔

夫受天之降才同本于太和原虛靈不昧必去物欲之蔽以復其初乃好惡而別是非使發言不得而清此足法利義當前能審以日用乃以心服不敢違逆而與之角立物論齊而天下之紛紜以定此方是至人之道無言之教所不易及者也已乎已乎

今之意蓋云夫人受天之降才同本于太和原虛靈不昧必去物欲之蔽以復其初乃好惡而別是非使發言不得而清此足法利義當前能審以日用乃以心服不敢違逆而與之角立物論齊而天下之紛紜以定此方是至人之道無言之教所不易及者也已乎已乎

儒者之事但足以服人之口而已至若使人不吾又何言乎彼是兩忘之境吾方有志焉而未遑又安可執一時之是非為不易之是非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舊註再化謂悲樂之變釜鍾量名洎及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言以及養不及養親也不及養為悲喜非有縣係于祿穀之罪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宜不以祿喜豈以祿悲乎彼其視釜鍾之祿若小鳥微蟲之過前絶無所動于中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合衆野謂志仁義宴禮樂無文飾也從言心之聲不分彼我也物與物合一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即通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人為之私乃自戕其生而有死是有為實死之所自也勸以功而無私至於不私其身而外之正以死自有為而來也若生則陽而已非以有為而生亦非以無為而不生也是說也而果然不證乎則但當任天而遊無思也無為而不為也何所分於好惡是非而以為有所適有適也所適不適乎此所以往不妙而為大妙也天有應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彼司天者數猶有歷可以推之司地者猶可據人所處之方域以考之若大妙則又于何求之而得其死生先後之所在乎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本無適不適吾又于何求之而得其死生先後之所在乎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夫由不知死生而又于大妙則不知死生者殊竟無一定之死生矣凡人之流行不息氣至而生則為命氣反而死則為鬼命即生也死即鬼也今即大妙而求之矣氣有屈伸大妙未始不興之相應而有時或屈則不可謂非死矣機有絶續大妙

未始與之相應而有時或絕不絕則又不可謂有死矣夫妙之不測如此人奈何拘于是非好惡懸而不解乎

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罔兩之意言不能自主也問答與彼詞小異而意大同景曰罟罟也奚稍問也按罟罟或作搜搜音蕭呂註影外微陰非一故曰罟罟羅云罟老人之稱稍暑稍相問耳汝何必稍問之也愚謂二罟字皆指罔兩之稍以其漸少給之也則奚稍問者言少間亦可不必問也稍漸也儀禮唯稍受之簡本于影自謂也于雖有此稍以然之故罔兩與影如罟之與罟二罟相逢佳世能有幾時不遇暑稍問必稍問之也何知何必問可當自問老人也

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于目而近傲者傲則惻媚者至而有道者遠矣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白顯白也言人之自放雖通達高明而常若卑辱雖道大德至而自視敛然不可自是自滿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子居既奉老子之教抑然自下大改本來面目故當其往也旅次主人極意趨奉之比其反也則不見其可畏矣舊註煬炊也按左傳煬藏當是對竈煬炊也故見大人各執己見之是非相持而不相下者由氣矜之未祛也故自若辱盛德若不足乃可適于大道

讓王第六　凡晚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盛恐為人所竄易按南華諸篇皆針對小知小言而發獨此篇歷叙高蹈廉介之行似之這神然亦畧有照射蓋儒墨楊秉憑以排無君無父無毛無脛為其道為人多而自為少與衆不適逐物不返則害生矣故以高蹈自樂風之未及逃名潛死者謂雖窮餓至死猶逸于役役多事者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幽隱也言心有隱疾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以下是莊子贊語無以天下為言無所用于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二子皆不肯以天下殺其身是不以天下害其生即不以天下易其生者也視世俗之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猶本令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遯世高蹈先生都守捨身以陷于富貴者異矣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捲捲音權乎后之為人蔡力之士也舊註捲捲用力貌按后以舜謂舜蔡力猶訓用力也二子一入山一入海皆不以天下易其身者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

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狀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所用養者土地所養者人也）因杖策（策同）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滑于富貴而患失之則傷其身矣苦于貧賤而欲去之則累其形矣二者重失是見利而亡其身也則惑之甚矣）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搜于名）迋逃乎丹穴（爾雅南藏日為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者也（莊子以世俗多驚榮利而忘其身故愚舉不肯有國者而貴其能全生至來卻轉出一意云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與起段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皆別有微旨而輕點逗有含蓄不盡之致蓋能自全其生而民物無不全其生即內篇逍遙遊末四段及應帝王之意人第知有為之為而不知無為之為故于此處逗出見清淨之非無用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人）見昭僖侯（魏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天下訂不渝之約如勒為銘故曰書銘）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攫取也言以一手取天下則一手廢廢一手而得天下君能取之否）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言見之甚明）也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

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又其次也按知輕重一贊語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苴有子蘇也魯味不盡

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者字行誇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呂氏春秋治當作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土苴糞草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也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舊註此數語莊子自道之辭常人說不出今見呂氏春秋不韋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即察所由與其所以為即觀所安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重當作珠此處大發

輕重之旨作總束有遺音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過謂引為己過也豈不命言豈必不欲自存性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舊註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方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獵狗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言不可令天下人聞之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口義三旌三公也卓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屠羊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碧虛云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比而觀之可以知愧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正也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曳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依托仁義以為奸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數語道盡俗儒之陋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剝錯也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

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養志者忘口體之奉是忘形也養形者不役于勢位是忘利也致道者無為而無不為初未嘗以有心與焉是忘心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音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已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已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已之得也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魏公子名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身在江海心在魏闕言其未能無心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言當自重其生能重生則不肯殉物傷生矣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未能自勝則始順而從之猶不至內傷其神若強制之而不從則神惡之矣不自勝之一傷強制之又一傷是謂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乃無壽者儔類中人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傘無米粒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藉陵也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不羞若此乎顏回無

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阨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削然反琴聲扢然奮舞貌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此即於我如浮雲之意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舊註恭伯即共和卽首一作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大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遂得意共山之首呂註自潁闍舉冠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于人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湛于人偽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悲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卷務光而謀卷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桐水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
作桐水
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一作水此三
富貴為大辱乃至蓋死則以身殉名轉非尊生之道矣特以其標傲世之逸志可以厲俗故並及之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
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血牲殺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嗟異哉此非吾之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
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
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
不如避之以潔吾行塗污也
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劉槩曰聖人至
于外無物則就幣幣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身居畝畝者無殊致矣按內篇以無為而天下歸為至人則以之治天下亦行所無事而已孤矯鳴高者猶未免有位祿之見存也豈若有天下與無天下為天下與不為天下俱漠然不動于中者哉然非真能尊生者不能致無功無名之治也非絕去榮利者不足以語尊生也故歷述讓王之人並及辭祿之士至于隨光夷齊之倫寧死不辱似乎尊生適以害生矣

然既具此清風高節。實尊生之基本也。孔子論仁。必先打破富貴貧賤關頭。莊子論尊生亦必先有不屑天下之志。故于舍生逃讓者猶有取焉

盜跖

此篇一段一段惡之目盜跖一大成之至聖說為巖穴至聖成為盜所呼盜跖透過一層以見不易之是非猶可以強詞奪之然則各執所見以爭是非者更不足據矣孰若齊物論之為愈乎末一段亦以明是非不定之意說見篇末舊註此篇詞雄氣逸如洪河疾注不可壅遏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跖之大罪極惡如此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說之聖人公善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如此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冠多華飾如枝之繁也帶死牛之脅以牛皮為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天下之至是孰有如孔子者而能非之若是

孔子復通曰某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某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某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

此段雖不像聖人之言然明是假借寓託因不必曲摹

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